

知識天地

染血的山谷 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

康豹 (Paul R. Katz) (近史所研究員)

近年來，關於台灣日治時期與戰後歷史事件的「真相」一直爭論不休。其實，堅持要還原歷史的真相根本就是一種不合理的要求，再怎麼努力用功的歷史學家也無法達到這個目標。因為人類歷史中沒有任何一個事件是完整地被記錄下來，再則，即使是不同的史家也可以（甚至於應該）對於其所接觸的資料有不同的解讀。換句話說，歷史並非客觀存在的事實，而是要被不同的人由不同的出發點和角度來解釋。時間經過得越久，不但可能發現新的資料，歷史學家乃至整體社會的關懷也會有所不同。因此，一個負責任的歷史學家不應該聲稱他能夠找到真相，反而應該謙遜地說，他只能夠在有限資料的基礎上，透過謹慎的研究方法，提出合理的假設。如果往後的學者能夠修正或推翻這個假設，那是再好不過的事。

面對某一個地方所發動的武裝抗爭、以及政府對於地方社會的鎮壓行動，要找出真相就更加困難了。這是因為統治者往往努力隱藏、或消滅對其不利的相關證據，而當時幸運的生存者也通常被嚇得不敢作聲；即使後來改朝換代，隨著時間的過往，他們的記憶有多可靠也是一個大問題。因此，無論是文獻資料也好，口述歷史也好，都有很大的限制。就歷史學家的立場而言，我們只能夠透過殘缺不全的文獻與口述資料，盡可能地說明某一事件發生的種種原因和經過，並且試圖判斷其對於往後政策的推動與地方社會的影響。日治時期的「噍吧哖事件」，因為規模與影響力都很大，留下不少資料，所以是一個很好的討論案例。

發生於在公元 1915 年夏天的「噍吧哖事件」，是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所發生規模最大的一件武裝抗爭事件。噍吧哖是地名，也就是今日台南縣的玉井鄉，這個事件主要的戰役都發生在這裡，所以稱做「噍吧哖事件」。由於這個事件是由余清芳（1879-1915）、羅俊（1854-1915）、江定（1866-1916）等不滿日本殖民政府的人意圖發動武裝抗爭，建立自己的領導政權，因此也稱為「余清芳事件」。又因他們常在今日台南市一個叫做「西來庵」的王爺廟聚會，密謀起事，這個事件也被稱為「西來庵事件」。他們原訂在公元 1915 年的陽曆 8 月（農曆 7 月）發動抗爭，但在陽曆 5 月底就為日本殖民政府所察覺，6 月底羅俊被捕，余清芳等人決定與江定等地方領袖所領導的武裝組織聯合。雖然參與抗爭的人遍及台灣的北、中、南部，但絕大部分的人住在台南和高雄山區，而武裝衝突也以這些地區為主。

從 1915 年陽曆 7 月初開始，余清芳和江定發動了一連串的攻擊事件，燒毀許多派出所，殺害數十名日本和台灣警民。8 月初，日本警察和軍隊反攻，雙方在噍吧哖虎頭山交鋒，余清芳等人敵不過日方的機關槍和大砲，死傷慘重。日方軍警隨後在附近村莊，以及余清芳等人逃亡藏匿的山區進行大規模的搜捕行動，燒毀許多民房，並有一些百姓遭到報復性的殺害。8 月 22 日，余清芳被捕，並且在 9 月 23 日被處以死刑。不過，到隔年（1916）4 月，殖民政府才透過地方人士說服江定自首。江定等人於 9 月被處以死刑，「噍吧哖事件」才告落幕。「噍吧哖事件」從余清芳等人開始策畫起事，到江定等人被審判處死，前後約兩年的時間裡，有 1,957 名台灣人被逮捕，其中遭到起訴的有 1,482 人，而被判處死刑者高達 915 人，但實際上被處死者僅有 135 人，200 多人則死於監獄之中。

截至目前為止，有關這個事件的研究多集中於參與抗爭者的民族意識、抗日精神以及余清芳等人的宗教信仰；我的研究則主要從社會史的角度，利用日治時期的地方志、檔案、統計書、戶籍資料、報紙、回憶錄等資料，加上台南和高雄山區的田野調查，以探討本事件對於地方社會結構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。除此之外，在此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問題，從未有過定論。如王詩琅指出：慘遭殺害的莊民確實數字無從得知，據傳至少有數千人。周宗賢的研究提到有一個村莊「被從庄頭殺至庄尾」，認為日方對於其它村莊可能也有報復性的滅莊行為。

我認為要進一步探究在事件中的死亡人數，以及究竟有沒有所謂「屠庄」的情形，可以從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找到一些佐証。我曾經研究過下列 10 個村莊的戶籍資料，沙仔田、芒仔芒、竹圍（位於今台南縣玉井鄉）、岡

仔林、內庄仔庄（位於今台南縣左鎮鄉）、菁埔寮、中坑、南庄、北寮、竹頭崎（位於今台南縣南化鄉），發現這 10 個村莊確實有不少人遭到殺害。

總計 1915 年 7 月至 12 月間，10 個村莊的死亡人數為 1,789 人，但是必須強調的是，這些村民的死因相當多元，包括陣亡、被屠殺、病逝等等。以 8 月 6 日（此日，日本軍警衝到噍吧哖去反制抗軍；圖一）的死亡人數看來，村民罹難情形是很明顯的。這一天上述 10 個村莊中共有 993 村民死亡，包括 740 名男性、112 名女性和 141 名 16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。死亡人數最多的村莊是竹圍，共有 246 村民死亡，包括 125 名男性、64 名女性和 57 名 16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。日本警官的報告中有這麼一句話：「六日，軍隊於竹圍庄及其附近村庄，燒民房 300 戶」（圖二左）。就武裝抗爭史的角度來說，有這麼多房屋被燒燬的話，通常也會有民眾被殺害的情形發生。



圖一、日方行運路線與各庄死亡人數

這一天死亡人數較多的村莊還有菁埔寮，共有 118 村民死亡，全數為成年男性；南庄則有 114 村民死亡，包括 111 名男性和 3 名 16 歲以下的未成年者。這兩個村莊在這一天的並未爆發戰鬥，有這麼多成年男子死亡，可能是在戰役中陣亡，也有可能是在噍吧哖之役後被選擇性地殺害，或者是以上兩種情況都有。另外，從內庄仔庄、竹頭崎庄的死亡人數，多少能夠看出「屠庄」的痕跡。內庄仔庄共有 102 村民死亡，包括 71 名男性、15 名女性和 16 名 16 歲以下的未成年者。竹頭崎則有共有 191 村民死亡，包括 146 名男性、15 名女性和 30 名 16 歲以下的未成年者。兩天之後 即 8 月 8 日，竹頭崎還有另一波的死亡高潮，計有 39 名村民死亡，包括 9 名女性和 30 名 16 歲以下的未成年者（其中有 17 名是 5 歲以下的小孩）。根據檔案資料顯示，日本軍警從未逮捕 16 歲以下的男女，因此這些未成年者很可能是遭到殘殺的。

即使到了 8 月底，余清芳已經被捕，戰火也平息了，但是部分村莊的死亡人數仍然持續增加。這是因為那些房屋被燒燬的村民的生活、健康條件變差所致。此外，由於搜捕江定的任務遲遲無法達成，部分日本警官開始向無辜的村民發洩他們的怨氣所致。例如這一年的 10 月，日本警官命令在逃的 44 名抗軍家眷中的婦女和小孩進入山中尋找其親屬，發給他們每個人一星期的糧食，找不到就不准返回。這批婦孺共有 115 人 包括 45 名婦女、70 個小孩，纖弱的婦女帶著年幼的小孩踏上崎嶇險阻的山路，艱苦危險是可想而知的；其結果並沒能誘出幾個抗軍，倒是有不少婦孺病倒或死在山中。

整體來說，從「噍吧哖事件」前後的死亡人數，可以看出兩種現象：1915 年 7 月至 8 月間的死亡人數非常高，而且以成年男性為主，死因主要為陣亡或被屠殺；同年 9 月至 12 月間的死亡人數雖然有減少，但大多數為婦女、老人及幼童為主，死因主要為病逝。

更長期而言，由於這 10 村莊的成年男性中，有很多人被殺害，或者是因此事件入獄服刑，所以這些村莊的人口很難回到原有的水準，甚至於到了 1919 年仍然在減少中。1920 年 4 月，大目降公學校菜寮分校（現左鎮國小前身）創校時，一年級的新生有 60 多名，而內庄仔庄竟然沒有入學的學童。

這幾年來，我和助理在跑田野期間，聽過不少悲慘的故事，而最令人感動的是：雖然有這麼多村民在「噍吧哖事件」中遇難，但是當地倖存者和他們的後代對於當時的加害者毫無怨恨之心，反而希望大家能夠從這個悲劇中得到教訓，和平相處。2001 年 5 月中，我們在玉井鄉竹圍村訪問了一位主要報導人江炳煌先生，這個村莊在「噍吧哖事件」中受創很重，有好幾百村民被殺害，除了江家的房子之外，其他房屋全部都被燒燬。江先生搜集了許多有關這個事件的寶貴口述資料，對於過去發生在家鄉的慘痛事件，他懷著一種期許未來美好的胸襟。我們發現他在自己的花園裡用石頭排列成一顆愛心，中間豎立一個小石碑，上面用日文刻者：「永久平和を願って」（但願有永久的和平）（請見圖二右）。這是多麼高貴的一種情懷！讓我們也和他一樣懷著寬廣的心胸和良善的希望，期待美麗寶島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共同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。



圖二、被燒燬成廢墟的竹圍庄（左）；江炳煌先生在花園中豎立「永久平和を願って」的石碑（右）

註：關於此一課題的研究成果，係以專書的形式出版：[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: The Ta-pa-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](#)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5)。